

行醫與 社會服務



鄭泰如

——開業並不是行醫生涯的終站，面對著醫學宣告束手無策的種種，一個醫師還有很多很多可以去，去付出——

陳五福醫師訪問記

五福醫師：

現任：羅東五福眼科醫院及慕光盲人重建中心院長、臺灣史懷哲之友會會長、羅東長老教會長老。

曾任：馬偕紀念醫院董事等。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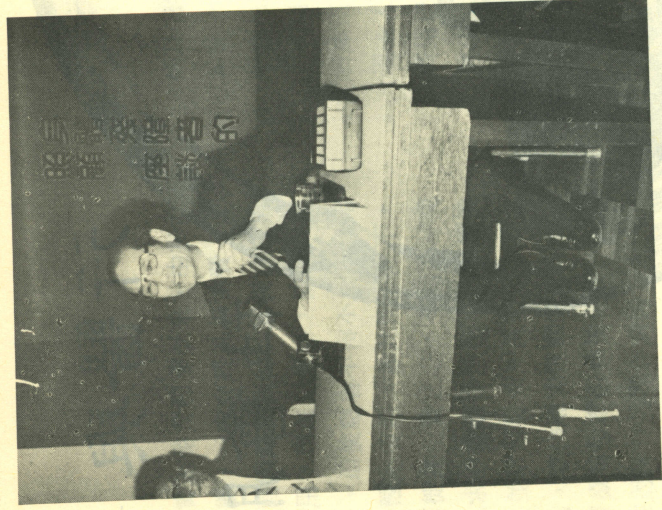
從決定要討論「行醫與社會服務」這個問題之始，就不打算要自己動筆或央請文筆一等的朋友助陣，我們深信，一個真正地社會服務工作應該是：不計不計利，更重要的是：不計歲月的流逝，而這些決於年輕的我們所能體會與經歷的，惟有真正地投身於工作的人，才能中肯地談論它，因此，構想之初，第一個考慮的就是以專訪方式來討論這個問題，而第二個想到的就是陳醫師，因為由許多有關陳醫師轉導中就只知道他除了是位優秀的眼科醫師外，更是誠社會服務工作實行者。四月二日下午，在青島西路MCA，由健康世界雜誌社與北市西區扶輪社共同打了一個座談會：「關心他——身體殘障者的照顧。醫師應邀在會中談「盲人重建的現況與展望」座談

會結束後，筆者有幸與陳醫師有了一席談。在決定訪問之初，陳醫師告及筆者，因在四月中旬將到東京大學，最近正因整理改寫自己的眼科生理研究草稿而忙碌，經再次聯絡，很難得地利用了他此次開會的機會，訪問了這位二十多年來在自己鄉土上默默地為盲人服務的人。

二、簡介陳五福及其「慕光」

——將你的燈光提高一點，為了照亮不幸人們的前面去處。

——海倫凱勒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陳五福博士還二十八歲，正在臺大醫院眼科擔任主治醫師，誠如許多有關他的報導所言：以他本身的才能、努力和基礎，他如果朝著這條孜孜矻矻地工作下去，今天他必然有更好的發展自己才能的機會，有可以預期的美好前程以及相當觀的收入。然而在這個時刻，他却做了一項堅定而重要的抉擇——悄悄地回到自己的故鄉羅東開設了一家「五福眼科醫院」。經過了十二年的奮鬥、忙碌的開業醫師生活，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由於受到在非洲蠻荒行醫的史懷哲博士的感動、鼓舞，決心把長久蘊藏在心中的心願付諸實現，他以個人的資金財力，醫院固定有限的收入創設了「慕光盲人習藝所」；對延醫久治罔效或先天失明，無法恢復視力的盲胞伸出援手等技能；另一方面以行動訓練來加強他們的信心。使他們能以可資獨立謀生的技能，懷著勇氣和耐力再度投入那陌生、黑暗幾乎已達絕望而無法適應的社會。其後為了加強造福盲胞，曾一度更名為「慕光盲人福利館」，民國六十三年五月為著重盲生的身心重建訓練，乃定名為「慕光盲人重建中心」，在這漫長的二十六年歲月中，除了宜蘭縣政府每個月象徵性的壹萬元補助之外，重建中心的所有花費全都由陳醫師獨自負擔，其在精神和肉體上所經歷的煎熬、負荷恐怕不是身歷其境的人所能想像的。而這個臺灣目前為止，透過私人努力拓展的最大人教育事業，又是陳醫師及其夫人和少數同工多少晨昏日夜，不眠不休的心血和代價；知道了這一段奮鬥的歷程後，相信對稱陳醫師為「臺灣的史懷哲」及稱其「慕光」為「臺灣的蘭巴倫」是我們都能同意的吧！（註：蘭巴倫為史氏在中非加彭所建醫院之名稱，史氏在該處服務達五十三年之久。）

三、回首慕光二十六寒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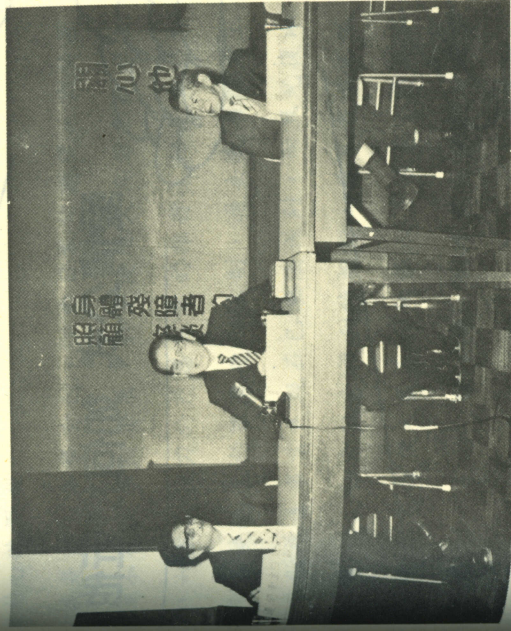
——在人以外的其他生物，我們很少看到失明而能僥倖活下來的動物……從這點去判斷，喪失視力——無疑是生物中最重大最可怕的不幸之一。……除非有同類的抉擇或照顧，否則他留下來的命運就是死亡，除了死，他幾乎沒有第二條活路；——

當筆者問及創辦慕光的心路歷程時，陳醫師說：「談到這個問題，自然要歸結到我的工作本行上來，當我看到一個病人獲知自己的治療已經面臨絕望，他們那種恐懼、焦慮、悲痛的情景使我久久不能平靜，做為一個眼科醫師，我始終在想：我應該對喪失視覺的盲胞多盡一點心力，替他們安排一條比較合理的出路，於是才有了初步創辦『慕光』的計劃和構想（在當時臺灣唯一的盲人重建機構是由美國海外盲人基金會主持的新莊盲人重建院）。我曾留意到：在人以外的其他生物，譬如我們看到的獸類中，我們很少看到失明而能僥倖活下來的動物！好比我們飼養的狗啦、貓啦，牠們同樣也有失明的機會和可能性，可是我們絕少有機會能看見瞎眼的狗或貓。從這點去判斷，喪失視力無疑是生物中最大最可怕的不幸之一。任何生物，只要牠（牠）一旦喪失視力，除非有同類的抉擇或照顧，否則他留下來的命運就是死亡，除了死，他幾乎沒有第二條活路！我想這就是我創辦慕光的主要動機吧！」接著筆者又問起，二十六年來是一股什麼樣的力量在支持著他從事這種長期地犧牲和奉獻？飲了一口咖啡，在回憶的眼光中，陳醫師緩緩地說：「支持我在這條孤寂道路上奉獻了我甚至我的家庭的最大力量，我想主要是一股我對宗教的信念。你是知道的，當一個人遭受到喪失視力的命運時，他的心情是多麼地苦悶及低沉，因此二十多年來，在『慕光』裡，盲生曾有互相吵架甚至互毆的情事，或因伙食幾天相同而抗議的事亦非新鮮。現在回想起來，要不是有一股堅定的信念，我是無法這麼支持下來的。這麼多年來，而我一個人一向不以為我是在照顧特定的某一位盲人，而是認為我是在執行一項主交給我的使命，是主要我這麼做的。泰勒莎修女曾說過：當她撫摸著一位癱瘓病人的身體時，她認為她所照顧的是主而不是一位癱瘓病人。像這樣又是更高的另一層心境了。另外史懷哲「尊重生命」的思想也給了我很大的啓示，史博士生前曾在信函中不斷地給我鼓勵，他是最敬仰的偉人之一，『蘭巴倫』是二十世紀透過人類之愛所完成的最動人紀錄（史氏生前曾與陳醫師彼此魚雁往返，當史氏安息後，他的家人將葬禮所用的木質十字架上下左右四端空白部份鑿成若干份，上刻史氏生前簽名分贈生前好友，陳醫師也得到了一塊）。我想，這些信念就是支持我奉獻自己給社會的最大力量吧！」

「人」字的構造，或有其文字演化上來，但我個人却這麼想：就「人」字的構詞來說，這個字非常簡單，只有長短不同的筆劃相交，但這兩筆劃却被彼此支持，如分開就會倒下，而不能成為「人」了，人生需相扶持的啊！……

瓜、對「人」、對「醫師」的看法：

請醫師談：他對「醫師」的看法時，他以為，要談醫師的看法前，應先談談對「人」的看法，因為先懂如何做個「人」才能知道如何做個「醫師」，陳醫師認為：在文字學上，「人」字的構造或許有其演化上的意義，但我却常常喜歡這麼以為：就「人」字的構造來說，這個字非常簡單，只有長短不同的兩筆劃相交，但却以此支持，如果分開就會倒下，而不能成為「人」了，人生原也是需相扶持的啊！再說人的共同願望，也許基本的人權是追求人生的幸福，幸福的實質和內容很難具體說，健康、名譽、財富、智識、地位等等，也許再加上精神方面的滿足；不管幸福的內容如何，每個人都要獲得幸福而努力，但不一定每個人都獲得他所想要的幸福。人生本是一大負債，我生下來為人，並不是出我的主意，我回顧自己已往的路程，這也不是我預先選定的，對於自己歲數，雖說生命屬於自己的，却也不是由我決定，眼所看不到的造化的主意在支配我，可以說人生是一大負債的，健康者對病者有負債，幸福者對不幸者有負債。總之，強者應該對弱者有責任；而且不強者或弱者，每條生命均有存在的意義，史懷哲先生主張的「敬畏生命」，理由也即在此。



至於談到對「醫生」的看法如何？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我數算自己執業為醫師已經三十多年了，我一直在思索著當一位醫生的天職是什麼？如何成為一

位稱職的醫生？每天，在工作上面對無數肉體痛苦，心靈憂傷的求醫者常使我的心感到十分嚴肅。在診療室裡面對醫學絕望的病症，使我束手而心情沉重；在手術台上，執刀之前我都祈求聖靈的同工，賜給我能力去幫助受痛苦折磨的人們減輕一些痛苦，希望醫學能減輕他們所受的病痛。「醫」的目的在使病人得以「生」存下去，而且生活的像一個人。醫學從消極方面說，也正是人類文化中一套幫助人們除去或減輕肉體與心靈痛苦的學識。當然，人絕非萬能，醫學所知也有限，從現今醫學對疾病的診治，我們必須更謙虛於人類智慧的有限，與生命奧祕的無窮，許多迄今醫學無法改善的病，正是醫生與醫學所當繼續探索的責任。三十多年的眼科醫療工作，與二十多年的盲人重建教育的開拓，使我在心靈上將海倫凱勒的生命奮鬥歷程與史懷哲所揭示的「尊重生命」有更進一層的思索。海倫凱勒說：「將你的燈光提高一點，以照亮更多的人。」史懷哲的話一直激勵我：「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蘭巴倫」，史醫師真像一粒麥子，落在非洲蘭巴倫，孜孜地工作了五十三個歲月，雖然他已安息十七年了，可是他「尊重生命」的理念，一直影響著我的思想和工作。

五、我們的社會責任

——以醫學來分類失明的原因，確實很多，有先天性的、有後天性的、或是營養不足、性病、外傷等等；但以社會學上來說，失明的最大原因歸納只有二個，就是貧窮與無知……

「社會責任」是個相當嚴肅的課題，同時也是個多方面的涵蓋，我是一個眼科醫師，所以，我想就以一個醫師的立場來談這個問題。在談社會責任之前，我以為我們必須要知道什麼是我們社會的死角。這些年來，我當一個眼科醫師兼辦盲人福利事業二十多年，我所接觸的盲人不少常有來訪的朋友向我們發問說：「失明的原因最多的是什麼？」我以為：以醫學來分類失明的原因，確實很多，有先天性的，有後天性的，或是營養不足、性病、外傷等等；但以社會學上來說，失明的最大原因歸納只有二個，就是貧窮，而貧窮也就較沒有機會去接受足夠的教育而變為無知。貧窮和無知使我們在病痛時無法或不知道如何去尋求最適當與正確的醫療途徑，二者彼此互相惡性循環。我以為這是我們社會的死角。因此我們，尤其是一個醫療界工作者，我以為最主要的社會責任就是如何除去社會的死角。另外，像自由競爭所導致貧富差距過大；種族歧視或政黨對抗下

往往將公平置之度外；諸如此類，均會引起社會的不平衡，而這即是社會安定的最大威脅，這些也都是我們的社會責任。基於人類的共同感，我們更應彼此分擔對方的責任，這不僅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宿命；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家園，要是你不關心，那麼什麼人會來關心呢？在史懷哲接受諾貝爾和平獎時，他反覆地說着那句老話：「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蘭巴倫」（Everyone Has His Lambarene），今天我們談社會責任，我個人深深覺得這句話就是一個最簡明却最深具意義的詮釋！

六後記：

由於次日（四月三日）即是復活日，陳醫師必須當天馬上趕回羅東，談了一個多小時，想想也是該結束的時候了。道別了陳醫師，走在人行道上，路上有車輛飛馳而過，身旁有行人低頭疾行，這是個忙碌的社會，每個人都似乎汲汲地要追求些什麼，要抓住些什麼。但開車疾駛，快步疾行却是屬於大多數健全者的權利的，在

這個資本化的社會下，那些肢體殘障者又如何來投入競爭的行列呢？想到這裡，我忽然深覺慶幸，慶幸台灣有一位陳五福！慶幸這片土地上有所默默工作了二十六個寒暑的慕光盲人重建中心！陳醫師一向以史懷哲為其典範，他曾告訴過我：「一九一三年，當史懷哲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時，遠處的土人村落響起了一陣陣鑼聲的鼓聲，宣告大家：「那個白人老巫來了。」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的深夜，史懷哲溘然長逝，破曉時分，醫院開始鳴鐘報喪，全村又響起一陣懾人魂魄的鑼聲鼓聲，它說：「我們的爸爸死了！」」這些年來，雖然史懷哲的思想在某些方面受到了批評，如他認為「頭腦簡單的人只配住簡單的醫院」而不肯更新醫院設備，甚至不喜歡普遍用電等。但他所一再強調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蘭巴倫」却隨時間的考驗而愈見其真知！我們的生態環境正不斷地受到污染；我們的社會體制正面臨著由農業過渡到工業化社會的尷尬、失調階段；我們的教育制度有太多缺失需要改進；我們的醫療體制有太多缺點須要糾正，光是招收公費生並不能解決這一切；還有我們的經濟、政治……，這裡，難道不正是我們大家的蘭巴倫嗎？



愛情公式 如何接近他